

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ทางอรรถศาสตร์ปริชานของคำ “ใจ” ใน 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

ซูจ้าวเวย

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สถาบัน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ปัญญาภิวัฒน์ นนทบุรี 11120

อีเมล: zhaoweisu@pim.ac.th

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13 ธันวาคม 2562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9 มีนาคม 2563 ตอบ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14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63

บทคัดย่อ: บทความนี้เขียนขึ้นโดย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ศึกษา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คำว่า “ใจ” 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ภาษาไทยในด้าน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พื้นฐาน 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ในบริบท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ทั้ง 2 ภาษา โดย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น้นใช้ทฤษฎีทางอรรถศาสตร์ปริชานเป็นทฤษฎีหลักใน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ข้อมูล ทั้งนี้คำว่าคำว่า “ใจ” 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ภาษาไทยที่ผู้วิจัยนำม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อ้างอิงจาก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ภาษาจีนสมัยใหม่ ฉบับตีพิมพ์ที่ 7 และ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ฉบับปีพ.ศ. 2554 ผลจากการวิจัยค้นพบว่า คำว่า “ใจ” 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นั้นมีจุดที่เหมือนและต่างกัน โดย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คำว่า “ใจ” นั้นมีพื้นฐาน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มาจากคำว่าหัวใจ ต่อม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ภาษาก็ได้เปลี่ยนไปตามบริบท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ภาษานั้นๆ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ที่เกิดขึ้นใหม่ของคำว่าใจได้ครอบคลุมถึงความรู้สึกนึกคิดของคน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ที่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การเป็นหัวใจของนามธรรมและรูปธรรม ส่วนในด้าน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นั้น คำว่า “ใจ” ไทยยังมีความถึงลมหายใจอีกด้วยซึ่ง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ไม่มีใน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ดังกล่าว จากผลวิจัยจะเห็นได้ว่าทฤษฎีอรรถศาสตร์ส่งผลความคล้ายคลึงของคำว่า “ใจ” 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 ส่วนปัจจัยทางด้านบริบทวัฒนธรรมไม่ว่าจะในด้าน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างภูมิศาสตร์ ประเพณี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แต่ละภาษาส่งผลต่อ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ำว่าใจ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ไทย

คำสำคัญ: คำว่า “ใจ”; อรรถ; ปริชาน; 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จีน-ไทย

A Semantic Cogniti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ord "Heart" in Chinese-Thai Language

Su Zhaowe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Nonthaburi, 11120, Thailand

Email: zhaoweisu@pim.ac.th

Received: 13th December 2019 Revised: 9th March 2020 Accepted: 14th May 2020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article makes a semantic cognitive comparison of the word "heart"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nd "Thai Royal Institute Dictionary "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emantic concep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ognitive methods of the "heart" in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s. We found that the meanings are basically same, the users of the two languages have a common cognitive style and also some differences.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heart" in both Chinese and Thai is based on the entity image of "heart", which leads to the meaning of "organs of thought and feelings " and the "center" of external entity spac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n Thai the "heart" have the meaning of "breath" The semantic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words "heart" reflect the cognitive commonality of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 users, and also reflect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customs and culture.

Keywords: "heart"words; semantics; cognition; Chinese-Thai comparison

汉泰“心”字词语语义认知对比研究

苏兆伟

正大管理学院文学院，暖武里府，11120，泰国

电子邮箱: zhaoweisu@pim.ac.th

收稿日期: 2019-12-13

修回日期: 2020-03-09

接受日期: 2020-05-14

摘要: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现代汉语词典》和《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中“心”字词语的语义进行认知对比，以期发现“心”和“ใจ”在汉泰语言中语义概念、文化涵义以及认知方式等方面的异同。通过“心”字词语的语义认知对比，我们发现汉语和泰语的“心”在语义上基本相同，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认知方式上存在共通性的同时也存在某种差异。汉语和泰语的“心”语义上都由“心脏”这一实体意象出发，进而引申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义项以及外部实体空间的“中心”义项。不同之处在于泰民族基于对胸部和心脏活动的认知，使“心”具有了“呼吸、气息”的义项。“心”字词语语义的异同反映了汉泰语言使用者认知共通性的同时，也反映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文化等不同而造成的认知差异性。

关键词: “心”字词语；语义；认知；汉泰对比

一、引言

词是一种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单位，是构成语句篇章的最小材料。在第二语言的教学与学习中，对词汇进行语义认知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语言词汇语义概念、文化内涵以及认知方式等方面的异同，进而有助于对该语言的习得。

认知语言学家 Lakoff & Johnson (1980) 的著作《Metaphors We Live By》被视为认知语言学的基石。王寅(2007:11)在其著作《认知语言学》中将狭义认知语言学定义为：“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括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作为语言学研究一种重要学派或思潮的“认知语言学”，对于什么是语言的认知分析或者怎样进行语言的认知分析，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理论假设和研究目标(陆俭明、沈阳，2004:344)。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能力，而是跟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紧密相关；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研究语义总要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语言中的各种单位范畴和人所建立的大多数范畴一样，都是非离散性的，边界是不明确的；在承认人类认知共通性的同时，充分注意不同民族的认知特点对语言表达的影响。认知语言学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基本原理，认为语言与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表达是基于人对外界的体验、认知，基于人对客观外界的概念化(李瑛、王莲、田召见,2019:4)。

近年来各位专家学者对认知、隐喻以及汉语与其他语言(特别是英语)的认知对比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方环海、高明乐(2010)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和方式，介绍了其理论特征，并通过与形式语言学的比较，对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导向与发展趋势进行了评述。认为目前认知语言学在理论与方法上还远远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稳固的理论系统，仍然是一个动态的研究框架。王永红（2012）则从词汇结构和语义入手，探索了词汇表征下的概念认知机制，搭建从原型到图式再到心理空间的概念整合认知框架，以期借以培养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促进词汇习得和语言能力的整体提升。廖述娟、刘明（2014）对词汇的习得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词汇认知的过程需要建立一个深度的词汇知识体系，并形成词汇认知网络。

有关语言中人体词汇和跨语言词汇的认知研究在近年来不断涌现。正如学者张毅（2013:118）在其著作《认知隐喻学多维跨域研究》中所述：“人的身体与人关系最近，最易被人感知，在生活、劳动和交际中最直观、最直白和最直接。在经济和明晰动因的作用下，人类往往从认识自身开始认识世界，人体及其各个部位和器官便成了人类认知、体验和感受整个世界的‘体认’基础。正是基于人体的感知、运动、物质、社会和文化等诸多体验，人类才建构了认识世界的基本范畴和概念。人体部位及其器官是人类认知的生理基础和最基本的参照点，以它们的身体体验为主体内容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成为当前认知隐喻学的一大研究热点。”

李树新（2004）对人体词语的认知模式与语义类推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是以符号的方式即以体验的方式把世界据为已有的。齐振海、王义娜（2007）使用英、汉语料，对两种语言中的“心”词语重新进行认知分析，阐释了两种语言语义产生、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戴维、俞霞君（2019）则对汉字“心”的隐喻和转喻认知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心”的实体隐喻、空间隐喻、结构隐喻以及“心”替代情感、思维、性格等转喻认知。

关于汉英语言的认知对比已有很多研究与论著，而汉泰语言的语义认知对比分析目前仍然较少。李仕春（2011:22-60）在其著作《跨文化交际视野

下的汉泰核心词对比研究》中对汉泰人体器官义场进行了对比研究。在“心”义场方面，其对心字复字词义项进行了归类，分析了“心腹之患”和“心广体胖”两个心字文化词，找出了对应的泰语词及其义项并在最后给出了教学说明。对汉泰语言的认知对比做出较为深入研究的还有泰国学者 Norrarut Poompaisanchai（林那然）（2018, 2019）。其《The Comparison of Semantic Cognition: A case study of "Head" in Chinese-Thai Language》一文对汉泰词语中的身体部位“头”进行了语义认知对比。文章以成语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空间隐喻、容器隐喻以及转喻三个视角对比分析了汉泰语言的认知异同之处，研究结果证明了隐喻的普遍性以及汉泰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其《含“口”字的泰汉成语探析》一文研究表明汉语中能够体现出“以身喻心”和“以物喻心”的认知思维，证明了认知思维的普遍性。

鉴于对汉泰“心”字词语的语义认知对比研究还存在不足的情况，我们将以此为题对其展开研究。“‘心’的认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认识外部世界的深入，人类以‘心’这一最重要身体器官为参照，与客观世界互动和体验，引申出很多不同的相关义项，不断获得新的涵义，因此‘心’词语的探索为认知理论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研究课题”（张毅，2013:118）。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我们将以汉泰“心”字词语（汉语“心”、泰语“ใจ”）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动因除去前人研究较少的因素外，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很多汉泰词语当单独使用时意义相同或相近，而当与其他词语组合时意义却完全不同。如泰语的“ร้อน”和汉语的“热”意义几近相同，“ใจ”和“心”的意义也几近

等同，但当两者组合成“ร้อนใจ”和“热心”时意义却相去甚远。泰语中的“ดีใจ”一词在汉语中不是“好心”而是“开心”之意。正是这种语言形式与语义上的貌合神离激起了我们研究的兴趣。

词典是一种语言词汇的集成著作，无论是对母语学习者还是第二语言学习者都有极大的帮助、指导作用。本文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以下简称《现代汉语词典》）和泰国皇家学会编纂的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พ.ศ.๒๕๕๔ (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2554)（以下简称《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为基础，收集整理其所收录的所有“心”、“ใจ”字词语，对其进行归纳对比分析，以期从中了解“心”和“ใจ”在汉泰语言中语义概念、文化内涵以及认知方式等方面的异同。

《现代汉语词典》共收录带有“心”字的词语 510 条。《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共收录带有“ใจ”字的词语 296 条。相对而言，汉语中“心”字词语更为丰富。我们主要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以及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三、汉泰“心”字词语的词汇学认知对比

（一）汉泰“心”字的词典释义认知对比

在对《现代汉语词典》和《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中的“心”字词语进行具体对比分析之前，对两部词典中“心”字单独释义的对比分析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汉泰“心”字词语语义认知对比的宏观把握。两部词典中关于“心”的释义如下：

1. 名；人和高等动物身体内推动血液循环的器官。人的心在胸腔的中部，稍偏左方，呈圆锥形，大小约跟本人的拳头相等，内部有四个空腔，上部两

个是心房，下部两个是心室。心房和心室的舒张和收缩推动血液循环全身。也叫心脏。2. 名；通常也指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等：心思/心得/用心/谈心/一心一意/你心想到哪儿里去了？3. 中心；中央的部分：江心/圆心/重心。4. 二十八宿之一。5. (Xīn) 名；姓。（来自：《现代汉语词典》）

(๑) น. สิ่งที่ทำหน้าที่รู้ รู้สึก นึก และคิด เช่น ใจก็คิดอย่างนั้น, หัวใจ เช่น ใจเต้น, ลมหายใจ เช่น กลั้นใจ อึดใจ หายใจ, ความรู้สึกนึกคิด เช่น ใจคด ใจซื่อ (๒) น. จุดสำคัญของบางสิ่งบางอย่าง เช่น ใจมือ, บริเวณที่ถือว่าเป็นจุดสำคัญของสถานที่ เช่น ใจบ้านใจเมือง.
(来自：《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

为方便对比，我们将泰语释义进行了汉语翻译，并在对泰语“心”字 2 个主要义项细分的同时为其增加相应的编号。具体译文如下：

(1) 名；1. 负责认知、感觉和思考的器官：心里也那样想。2. 心脏：心跳。3. 气息、呼吸：屏气/憋气/呼吸。4. 思想、感情：心术不正/诚实 (2) 名；5. 某事物的重要部分：手心。6. 某场所、地点的重要区域：市中心。

我们将汉、泰词典中“心”字的义项归纳对比如表 1。

表 1 汉泰“心”字义项对比

语言 \ 义项	相同			相异		
	心脏	思想的器官和 思想感情	中心	呼吸、气息	二十八宿之一	姓
汉语	1	2	3	-	4	5
泰语	2	1、4	5、6	3	-	

我们可以发现汉语、泰语“心”的语义内涵绝大部分一致。正如泰国学者 Pattrā Pichetsilpa (陈秀娟) (2013) 所云：“汉泰语言使用者对‘心’

和 ‘caj’ 概念的认知是基本一致的，两者的形状都被视为一个位于胸部的可移动的三维体，即它既有深度，又有宽度，还可以移动。其功能是思想、情感的创造者，思想、情感的所在地，也是人类行为的控制者”。两者语义概念相近的原因在于“心脏的生理特征”和“中泰文化信念”两方面。

张毅（2013:119）在对汉英语言“心（heart）”的隐喻范式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人类对‘心’的认知分为具体和抽象两个层面，具体层面构建于生理学、解剖学意义之上，抽象层面立足于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之上，人们对抽象层面‘心’的识别和领会主要是借助隐喻手段来实现的。”

汉语和泰语中的“心”也具有认知上的具体与抽象两个层面。“心脏”义项是具体层面的体现，而“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和“中心”义项则是抽象层面的体现。汉语和泰语的使用者都遵循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

相异之处在于汉语中“心”字的“二十八宿之一；姓氏”两个义项是泰语所不具备的；而泰语中“心”的“呼吸、气息”义项是汉语没有的。

汉语的“心”字的义项之一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即东宫苍龙中角、亢、氐、房、心、尾六宿之一。“心”字的另一义项为“姓氏”。这两个义项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姓氏文化有关。泰语中很难有与之对等的义项。

《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共收录了与“呼吸、气息”相关的“心”字词语 10 条。具体为：กลั้นใจ（屏气、憋气）、ขาดใจ（断气）、ถอนใจ（叹气、叹息）、ถอนใจใหญ่（长叹）、ถอยใจใหญ่（长叹）、ยืมจมูกคนอื่นหายใจ（仰人鼻息）、ลมหายใจ（呼吸、气息）、สิ้นใจ（气绝、断气）、หายใจ（呼吸）、อึดใจ（憋气、屏住呼吸、片刻）。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are powerful cognitive tools for our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world”（隐喻和转喻是我们对世界概念化的有力的

认知工具) (F.Ungerer & H.-J.Schmid, 2008:114)。呼吸、气息本应为肺部的主要生理功能,但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时刻注意自己在呼吸,也很少感受到肺部的存在。当我们注意到“呼吸”这件事本身时,我们观察感受到的也只是胸部的起伏和心脏的跳动。心脏为全身输送血液、提供氧气,同时也是思想、感觉的器官。进而有了像“ถอนใจ (叹气、叹息)、ถอนใจใหญ่ (长叹)、ถอยใจใหญ่ (长叹)”这些既表示呼吸动作,又表达一定心理感受和心理情感的词语;当心脏停止工作,就有了像“ขาดใจ (断气)、สิ้นใจ (气绝、断气)”等表示死亡意义的词语。

“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它运演于同一个理想的认知模式中,用一个概念实体或喻体,去帮助理解另一个概念实体或目标体的心理过程”(李瑛等, 2019:75)。转喻有很多种构成方式。其中整体 ICM (理想认知模型) 和其部分的转指型关系 (束定芳, 2008:180) 就是其中的一大类。泰语“心”字的“气息、呼吸”义项就是用事物的部分转指整体事物。用“ใจ”来代替胸部扩张肺部将空气吸入,心脏将血液、氧气输送至全身,胸部收缩肺部将空气呼出的整个过程。

汉语的“心”不具有“气”的意义。《说文解字》([东汉]许慎、[宋]徐铉, 1963)对“心”和“气”两字的释义分别为:“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藏凡心之屬皆从心息林切”;“雲气也象形凡气之屬皆从气去既切”。两者同属象形字,在产生时间上相差不多,进而没有了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过程,分属不同词汇。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意义就是概念化 (束定芳, 2008:27)。由于“气”这一概念本身在汉语和中国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世界的本原是非形非质而贯通于一切形质之中的“气”。(申小龙, 2013:210)这种认知

概念使得“气”成为与“心”一样重要的汉语原型意义范畴，具有非常强的词汇拓展和表达能力。《现代汉语词典》中“气”的义项共计 15 项，所收录带有“气”字的词汇共 407 条之多。

(二) 汉泰“心”字词语词性认知对比分析

由于汉语、泰语词类划分的标准不尽相同，使得汉语、泰语词典词类的标记也存在差异。

从词性方面看，《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的 510 条“心”字词语相对复杂。其中名词 194 条、动词 85 条、形容词 83 条、副词 10 条，短语 21 条，成语、俗语等习语 145 条。

《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所收录的 296 条“心”字词语的词类划分相对清晰明了。包括名词 คำนาม(น.)31 条、动词 คำกริยา(ก.)166 条、形容词、副词 คำวิเศษณ์(ว.)106 条以及习语 สำนวน สุภาษิต และคำพังเพย(สำ.)14 条。由于兼类词的存在，使得汉泰语言各词类的合计数量分别为 538 条与 317 条，大于上述的 510 条与 296 条。汉泰“心”字词语词性分类总结如表 2。

表 2 汉泰“心”字词语词性分类

词性 语言	名词	动词	形容词、副词	习语	短语	合计
汉语	194	85	93	145	21	538
泰语	31	166	106	14	-	317

通过对比汉语、泰语“心”字词语的词性，我们可以发现：汉语“心”字词中的名词以及习语数量明显高于泰语；而即使在总体数量不如汉语的情

况下，泰语“心”字词中的动词数量依然明显多于汉语；形容词和副词的数量则相差不多。

汉语“心”字词中名词数量之所以如此多的原因之一在于《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相当数量的表示事物名称的“特殊”名词和名词性短语。这些名词和名词性短语共计 60 条，绝大多数都是《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所未收录的。《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共收录了 2 条类似词语，分别为：“ใจดำ: จุดดำที่อยู่กลางเป้า” 和 “น้ำใจใคร่: ดู กะทกรด(๑). (น. ชื่อไม้พุ่มรอเลื้อยชนิด Olax psittacorum (Wild.) Vahl ในวงศ์ Olacaceae ตามลำต้นมีหนามห่าง ๆ ใบรูปไข่หรือรี ๆ ดอกเล็ก สีขาว อยู่เป็นกระจุกที่ง่ามใบ ผลกลมหรือรีขนาดเท่าเม็ดบัวแข็ง ๆ เป็นสมุนไพรที่รู้จักกันทั่วไป, น้ำใจใคร่ นางจุม หรือนางชม ก็เรียก, อุดรเรียก เยี่ยวจั่ว)”。按照词义所指不同，我们可以将汉语的这类“特殊”名词和名词性短语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一般事物类（靶心、版心、包心菜、背心、笔心、菜心、穿心莲、灯心、灯心草、灯心绒、顶心、后心、鸡心领、脚心、街心、卷心菜、空心菜、空心砖、莲心、眉心、气门心、球心、人心果、烧心壶、实心球、桃花心木、通心粉、心子、页心、指甲心儿）；二、心脏与心脏疾病类（冠心病、心包、心电图、心房、心梗、心肌、心肌梗塞、心肌梗死、心肌炎、心率、心皮、心室、心音、心脏死亡）；三、学说观念类（地心说、客观唯心主义、历史唯心主义、日心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心论、唯心史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四、有关学科的专业术语类（地心引力、离心力、内心²、外心²、圆心、圆心角、质心）。

以上四类“心”字词语其语义均与“心”的有关义项相关。一般事物类中的“心”字词语（“人心果”一词除外）意义均与“心”字的“中心；中央部分”义项相关。而且大部分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形成的。“如果说语义

冲突是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互动是隐喻意义产生的基本方式，那么相似性就是这种互动过程的根据（ground），是区别隐喻和其他相关语言现象的重要条件”（束定芳，2008:167）。这种相似性可以指事物之间形状上或功能上的相似。“人是独立于客观世界的一个实体，所以人们认识世界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将‘人’这一自己熟悉的实体投射于人体以外的抽象或不熟悉的实体时，实体隐喻就产生了”（张毅，2013:67）。心脏与心脏疾病类的词语意义均与“心”字的本义“心脏”有关。“人心果”一词也与该义项有关。学说观点类中的“心”字词语除“地心说”、“日心说”与“中心；中央部分”义项相关外，其余词语均与“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义项有关。而有关学科的专业术语类词语均与“中心；中央的部分”这一义项有关。此类词语大部分为物理学词汇，物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决定了此类词汇在意义表达方面具有客观唯一性，所以在其语义选择上倾向于“中心；中央的部分”。依据《现代汉语词典》（2016）的编写宗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以上“特殊”名词和名词短语的收录使得《现代汉语词典》具有了百科知识推广的性质。这些“心”字词语在《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中均无相对应的“心”字词语（“靶心”一词除外，ใจดำ:จุดดำที่อยู่กลางเป้า）。一方面词语在泰语无相关概念或已是短语，所以并未收录；另一方面是泰语用“心”以外的词语来表示相关概念，比如“唯心主义”一词在泰语中为“จิตนิยม”。使用与“心”语义相近的“จิต”来表达。

（三）汉泰“心”字词语的习语认知对比研究

除名词以外，《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习语数量也明显高于泰语。这与汉语本身成语、俗语等习语的丰富性有关。此外汉字的表意特性有助于汉语词汇意义的聚合，形成类似于成语的固定结构。

汉语“心”字习语如此多的原因在于古代的汉民族常把“心”当做人的思维器官。人的思想活动和感情的变化往往密不可分，感情的变化又与心脏的跳动有关，而心理和感情是一致的，所以认为“心”的概念中还蕴含着人的感情成分。这种心、神、情合一的传统观念，形成汉民族的共同心态。因此汉语里凡是和人的思想、精神、感情等思维活动有关的字、词语，都含有“心”（包括忄、小）的字素（常敬宇, 2009:45）。

习语是某一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语言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语言表达，是该民族历史、文化、思想、习俗以及地理因素等在语言中的反映。“习语的特殊意义不能通过字面意义直接推导，而需通过概念隐喻在习语的字面义与隐喻义之间建立映射关系，搭建桥梁”（张毅, 2013:247）。

下面我们将以《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所收录的 14 条习语为参照点对汉泰习语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汉泰习语的认知异同以及隐喻在习语产生和应用中的作用。14 条泰语习语具体条目及汉语翻译如表 3。

表 3 泰语“心”字习语及其汉译对照表

泰语	汉语翻译
คับที่อยู่ได้ คับใจอยู่ยาก	屋小可居，郁结难舒
ใจเร็วด่วนได้	心里急切想要得到某个东西，而考虑不周
ตามใจปากมากหนัก	吃得舒服花费多
ตามใจปากลำบากท้อง	贪吃伤胃
แทงใจดำ	说到对方的心里去了
นั่งในหัวใจ	占据中心，所做之事如别人所愿
น้ำหนึ่งใจเดียวกัน	万众一心、戮力同心

มั่งมีในใจ แล่นไบบนบก	白日做梦
มิตรจิตมิตรใจ	友善、友好
ยืมจมูกคนอื่นหายใจ	仰人鼻息
สรวรค์ในอก นรกในใจ/สรวรค์อยู่นอก นรกอยู่ในใจ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坏善恶心自知
หน้าซื่อใจคด	佛面蛇心
หน้าเนื้อใจเสือ	人面兽心
เอาใจเขามาใส่ใจเรา	将心比心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此 14 条“心”字习语中，有 7 条习语能够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其中 5 个为“心”字词，2 条为其他表达；而剩余 7 条需要话语性的解释。

具体来看，泰语的“น้ำหนึ่งใจเดียวกัน（万众一心）、ยืมจมูกคนอื่นหายใจ（仰人鼻息）、เอาใจเขามาใส่ใจเรา（将心比心）”三条习语无论在字面义还是在隐喻义的选择上均与汉语相同。反映出中泰文化的共通性。而“หน้าซื่อใจคด（佛面蛇心）、หน้าเนื้อใจเสือ（人面兽心）”两条习语，泰语、汉语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外显的“面”与内隐的“心”对比，不同之处在于喻体的选择。“หน้าซื่อใจคด”倾向于状态描述，“佛面蛇心”用“佛”的仁慈与“蛇”的危险进行隐喻。“หน้าเนื้อใจเสือ”和“人面兽心”采用了同样的隐喻方式，通过用人的面与动物的心的强烈对比来表达“表里不一”。只是泰语选择了“เสือ（老虎）”为源域，汉语却选择了范围更为宽泛的“兽”。泰语使用“เสือ（老虎）”为源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老虎本身具有的攻击性，古代泰国人通过长期观察老虎在其食物链中的地位，得出老虎具有“凶残”的意象。虽然大象也是泰国土地上的常见动物，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在长期的驯养过程中，大象逐渐成为泰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

战争中起到许多积极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意象的选择上弃象择虎。另一方面使用“เสือ”是出于语音形式上的需要，为了与“เนื้อ”形成押韵。一来语义对比鲜明；二来语言形式整齐，便于流传与使用。汉语中选择“兽”为源域反映出古人长期与各类走兽接触中得出的经验，对各类走兽的“凶狠”特点的归纳认知。另一方面是中国语言文化对“人”的凸显。通过人的文明与兽的本性进行对比，突出“心”的险恶。

“มั่งมีในใจ เล่นโบบนบก (白日做梦)、มิตรจิตมิตรใจ (友善、友好)” 两条习语在汉语中使用了其他词语表达。这反映出汉泰语言使用者在观察事物时角度的不同。剩下的 7 条泰语俗语在汉语中缺乏对应的表达，只能用解释性的话语进行说明。这 7 条泰语习语无一不反映了隐喻在语言中的作用。Lakoff & Johnson (1980:11-27) 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隐喻 (structural metaphor)、方位隐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 和实体隐喻 (ontological metaphor)。“实体隐喻指人们将抽象的、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的概念视为具体的、有形的实体，从而可以对其进行指称、量化、识别其特征及原因等。”“实体隐喻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容器隐喻 (container metaphor)，即是把一些无形的、抽象的事件、行为、活动、状态都看成具体的、有形的容器。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容器，有内外和里表之别。人们将这种概念投射于人体以外的其他物体，如房子、丛林、田野、区域等，甚至将一些无形的、抽象的事件、行为、活动、状态也看做一个容器。”(张毅，2013:67-68) 剩余的七条泰语习语均是通过实体隐喻的方式产生的。“คับที่อยู่ได้ คับใจอยู่ยาก (屋小可居，郁结难舒)、ใจเร็วด่วนได้ (心里急切想要得到某个东西，而考虑不周)” 分别为无形的“心”赋予空间上的宽窄和速度上的快慢；“ตามใจปากมากเกินไป (吃得舒服花费多)、ตามใจปาก

ลำปากท้อง (贪吃伤胃) ”则将“心”这一实体借用到“ปาก (口)”上，顺应口的心。“แทงใจดำ (说到对方的心里去了)”把“正中靶心”这一人们可见的、熟悉的实体活动投射到“正中听话人的内心”这一抽象、陌生的行为活动上。“นั่งในหัวใจ (占据中心，所做之事如别人所愿)”字面直译意思为“坐在心中”，人的心毫无疑问是无法坐的，正是这种语义冲突构成了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泰语用常见的“坐”这一动作来表示占据和稳定，用“坐在心中”表示“知心，所做之事如别人所愿”，与汉语中的“肚子里的蛔虫”异曲同工。“สวรรค์ในอก นรกในใจ/สวรรค์อยู่ในอก นรกอยู่ในใจ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坏善恶心自知)”直译为“天堂在胸中，地狱在心中”。人们借用人间的世界创造了天上和地下的“世界”，“胸”和“心”由于其本身的物理性相近，使得其在泰语中经常互指，如“ดีอกดีใจ (高兴、喜悦)、ตั้งอกตั้งใจ (专心、用功)、เต็มอกเต็มใจ (愿意、情愿)”等。汉语中也有“心胸”等说法。两个截然相反的事物 (天堂与地狱) 却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泰语用这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报、恶报均与自己的心和所作所为有关，而自己心中清楚明白”。

虽然由于汉语习语语义以及文化方面的特性，使得汉语“心”字习语大部分在泰语中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语，但也有部分习语与泰语“心”字词语中的习语或者一般词语语义大体一致。如“诚心诚意”与“สุจริตใจ”、“三心二意”与“สองจิตสองใจ”、“触目惊心”与“สะตุตใจ”、“心驰神往”与“ทะยานใจ”等等。这些习语都反映了汉泰语言使用者在“心”认知上的共通性。

（四）汉泰“心”字词语的异形词认知对比

语言的丰富性使得语言在使用和记录过程中产生“异形词”。异形词一般是指在书面语中并存并用的同音、同义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虽然汉语、泰语同属汉藏语系，都是典型的孤立语。但由于记录语言的汉字和泰字分属表意与表音文字，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形词仅指意义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反映在词典方面就是词语条目释义时的重复释义或互相释义。如：《现代汉语词典》“心”字词语中的“笔心”释义为：“同‘笔芯’”；“动人心魄”释义为：“动人心弦”。再如：《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心”字词语中的“กระเทือนใจ”释义为：“ก. ไม่สบายใจเพราะมีสิ่งใดสิ่งหนึ่งมากระทบ, สะเทือนใจ ก็ว่า.”；“สะเทือนใจ”的释义则为：“ก. ไม่สบายใจเพราะมีสิ่งใดสิ่งหนึ่งมากระทบ เช่น เห็นภาพแม่กอดศพลูกร้องไห้แล้วรู้สึกสะเทือนใจ, กระเทือนใจ ก็ว่า.”。两者释义相近，并互相释义。“ดีเนื้อดีใจ”释义为：“ก. ยินดี, ชอบใจ, ปลาบปลื้มใจ, ดีใจมาก, ดีอกดีใจ ก็ว่า.”而“ดีอกดีใจ”的释义为：“ก. ยินดี, ชอบใจ, ปลาบปลื้มใจ, ดีใจมาก, ดีเนื้อดีใจ ก็ว่า.”两者释义相同并互相释义。我们把与上述词语相类似的词语均归为异形词。

我们考察发现，《现代汉语词典》中“心”字词语的异形词总共为 27 个。《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心”字词语中的异形词共 15 组，除去相同词条外，共有 12 个。具体条目如下：

笔心（笔芯）、菜心（菜薹）、趁心（称心）、怵目惊心（触目惊心）、耽心（担心）、灯心（灯芯）、灯心草（灯芯草）、灯心绒（灯芯绒）、动人心魄（动人心弦）、贰心（二心）、甘心情愿（心甘情愿）、革面洗心（洗心革面）、勾心斗角（钩心斗角）、锦心绣腹（锦心绣口）、开心丸儿（宽心丸儿）、镂骨铭心（刻骨铭心）、昧心（昧良心）、铭心刻骨（刻骨

铭心)、气门心(气门芯)、唯心论(唯心主义)、唯心史观(历史唯心主义)、心灰意冷(心灰意懒)、心急如焚(心急火燎)、心急如火(心急火燎)、心宽体胖(心广体胖)、页心(版心)(来自:《现代汉语词典》)

กระเทือนใจ(สะเทือนใจ)、แคลงใจ(กลางแคลง)、ดีเนื้อดีใจ(ดีอกดีใจ)、ติดใจ(ติดอกติดใจ)、ถนัดใจ(สนัดใจ)、ถูกอกถูกใจ(ถูกใจ)、ยิ้มจมูกคนอื่นหายใจ(เอาจมูกผู้อื่นมาหายใจ)、รู้ใจ(รู้เส้น)、ไวใจ(ไว้วางใจ)、สิ้นใจ(สิ้นลม หมดลม หรือ หมดอายุ)、หนักใจ(หนักอก)、เอาใจออกหาก(ดีตัวออกหาก)(来自:《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

可以看出,汉泰两种语言都有很多与“心”有关的异形词。从语言本身来看,这是语言丰富性的体现,同时也反映出缺乏一定的规范性。而从认知方面来看,异形词其实是人认知机制的反映。

“隐喻(metaphor)”是一种很普遍的认知现象和语言表达现象。……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个领域,或者说是从一个认知域(来源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投射”的认知方式就是“隐喻”(陆俭明、沈阳,2004:355)。泰语“心”字词中的大部分异形词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实现的。将看不见的“心”(目标域)以可见的“胸部、气息”(来源域)等表达出来,于是就出现了 ดีเนื้อดีใจ(ดีอกดีใจ)、ติดใจ(ติดอกติดใจ)、ถูกอกถูกใจ(ถูกใจ)、สิ้นใจ(สิ้นลม หมดลม หรือ หมดอายุ)等异形词。而汉语“心”字异形词中的“甘心情愿(心甘情愿)、革面洗心(洗心革面)、心灰意冷(心灰意懒)、心急如焚(心急火燎)、心急如火(心急火燎)、心宽体胖(心广体胖)、页心(版心)”等也是通过空间隐喻以及转喻方式在同一认知范畴中进行过渡来实现的。

而相对泰语而言,汉语中的异形词较多。这主要是由汉字的特性以及汉语构词方式引起的。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汉字的表意特性使得人们在使用相关词语时有更多的几率出现异形词。汉字造字法中的形声在另一方面也促使

了异形词的增加。例如上面所列词语中的“笔心（笔芯）、趁心（称心）、怵目惊心（触目惊心）、耽心（担心）、灯心（灯芯）、灯心草（灯芯草）、灯心绒（灯芯绒）”等。

现代汉语中大部分词都是合成词。复合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构成的合成词。并列式是其主要结构形式之一。在“心”字的异形词中有很多都是并列式复合词，在词根语素位置互换的情况下，词义基本保持不变。如：“甘心情愿（心甘情愿）、革面洗心（洗心革面）、镂骨铭心（刻骨铭心）、铭心刻骨（刻骨铭心）”等。

正如申小龙（2013:320）在谈及汉语语法的弹性建构时所说：“由于汉字的基本单位（字）在语法功能上具有很大的弹性，在语义上具有宽泛的理解空间，因此，当字与字按中国人习惯的双音形式组合起来时，其组合顺序也就有一定程度的弹性。”这种弹性建构也构成了异形词产生的原因。

四、汉泰一般“心”字词语的认知对比分析

在对《现代汉语词典》和《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中“心”字的词典释义和“心”字词语中的“特殊”名词、习语、异形词等进行认知对比分析之后，接下来我们将对剩下的一般“心”字词语进行认知对比分析。

语言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经过历史的积淀而结晶在词汇层面上。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出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说，任何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及其构成成分，都会受其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常敬宇, 2009:1）。由于各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文化内涵，所以很难做到字与义的一一对应。按照词素和词义在汉泰两种语言中是否对应，我们可以将剩余部分的“心”

字词语大致分为三大类：相同相近类；相异类和此有彼无类。下面我们将逐一具体分析。

（一）相同相近类“心”字词语的认知对比分析

通过对汉语、泰语“心”字词语的逐个考察发现，泰语中的“心”字词语一半以上可以在汉语中找到相应的或相近的“心”字表达。语义相同的词语例如：เจ็บใจ（痛心）、ใจกลาง（中心）、ใจหิน（铁石心肠）、ตามใจ（随心所欲）、เปลี่ยนใจ（变心）、รู้ใจ（知心）、ใส่ใจ（关心）、หนาวใจ（寒心）等等。语义相近的词语如：ขาดน้ำใจ（缺乏爱心）、ใจชื้น（舒心、放心）、ใจยักรัษ（心肠狠毒）、ซ้ำใจ（伤心、痛心）等等。此类泰语“心”字词语除“กลางใจมือ、ข้อใหญ่ใจความ、ใจกลาง、ใจความ、ใจมือ、ใจเมือง”6个词语的语义与“心”字的“中心；中央部分”或“จุดสำคัญของบางสิ่งบางอย่าง, บริเวณที่ถือว่าเป็นจุดสำคัญของสถานที่”义项相关外，其余词语均与“心”字的“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等”或“สิ่งที่ทำหน้าที่รู้ รู้สึก นึก และคิด, ความรู้สึกนึกคิด”义项相关。

正如以上所举的汉泰语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例子，汉语中此类“心”字词语也说明了汉语泰语在“心”认知方面的共通性。如“心爱（ขวัญใจ, รักอย่างสุดจิตสุดใจ）”一词。汉泰民族都将“心”视为思想、感情的发生地，而“爱”又是一种人类重要的思想情感，进而产生了“心爱”一词。

张毅在其著作《认知隐喻学多维跨域研究》的《第七章：身体隐喻——以“心（heart）”为例》中对汉英语言“心（heart）”多义图谱的隐喻范式进行了详尽地分析。“通过对心的义项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其义项拓展一是基于“心”作为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实体性特征，如外观、位置、颜色、

唯一性、温度、与其他器官的关系、容器等；二是基于心的功能价值特征，如思维、情感等抽象概念”（2013:119）。

综合观察相同相近类汉语泰语“心”字词语的隐喻范式，我们发现此类词语未涉及“心”字的“外观形状意象”；涉及“本义意象”的只有泰语“หัวใจ”和汉语“心脏、心律”三个词语。涉及“位置地位意象”的词语，泰语主要反映在上述6个与“中心；中央部分”义项相关的词语上；而汉语词语主要有“核心、夹心、中心”等。与“颜色意象”有关的泰语词语仅有“ใจดำ”一词；而汉语中有“丹心、黑心、红心、灰心、心黑”等词。汉泰民族都使用与正常红色不同、颜色灰暗的黑色来表达“自私、心黑、冷酷无情”等意义。不同之处在于汉语还侧重了其他颜色，如“心”本身的红色，并赋予其积极意义。与“唯一意象”有关的泰语词语有“คู่ใจ、สองใจ、ใจเดียว、ใจเดียวกัน、ต่างจิตต่างใจ、เป็นน้ำหนึ่งใจเดียวกัน、สองจิตสองใจ”；汉语词语有“多心、分心、无心、有心、一心、异心”等。人只有一个心脏，进而在语言表达中“一心”具有褒义，如“ใจเดียว、ใจเดียวกัน、เป็นน้ำหนึ่งใจเดียวกัน”，而“多心”则具有贬义，如“สองใจ、ต่างจิตต่างใจ、สองจิตสองใจ”。“คู่ใจ”中的“คู่”虽然有“双、对”的意思，看似是两个，但在使用过程中，我们依然会说“一双”或“一对”，并且强调这两个是“成双成对”不能随意拆分的。所以泰语中用“คู่ใจ”（心的另一半，心灵的伴侣）一词来表达“知己、挚友”之意。汉语和泰语一样，也是基于一个心脏的认知。在一般认知当中人的心是无法增加与减少的，所以“有心”具有褒义而“无心”具有贬义，“一心”具有褒义而“多心、分心、异心”等具有贬义。与“温度意象”有关的泰语词语有“อุ่นกายสบายใจ、อุ่นใจ、อุ่นอกอุ่นใจ、หนาวใจ”4个；汉语词语有“寒心、暖心、心寒”等。汉语泰语使用者不约而同地赋予给人带来舒适感受的

“อุ่น (温、暖)” 以褒义色彩，将引起不舒服感受的 “หนาว (冷)” 视为不良。此感觉在心上的隐喻即为以上汉泰词语。与 “与其他器官之主导意象” 有关的泰语词语有 “ใจคอ、ดวงใจ ดวงตา、หัวอกหัวใจ” 等；而汉语词语有 “心胆、心腹、心肝、心怀、心口、心目、心胸、心眼” 等。可以看出与泰语相比，汉语的 “心” 更多地与其他器官进行了组合，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些词语显示出汉民族对身体各部位的细致认知以及基于此认知的语言运用。除以上隐喻范式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词语与 “容器意象” 有关。如泰语的 “คับใจ/คับอกคับใจ、เต็มใจ、เต็มอกเต็มใจ、ใจกว้าง、ใจแคบ、ใจแตก、ใจบาน、นอกใจ、วางใจ、ไวใจ、ใสใจ、อึดใจ/อึดอกอึดใจ、เอาใจดูหูใส่、เอาใจใส่、เอาใจออกหาก” 等词语；汉语的 “空心、宽心、满心、内心¹、实心、外心¹、心底、心间、心境、心里、心路、心虚、心窄、悬心” 等。把心脏看成一个容器，并以此来进行隐喻。容器有里外之分，所以有 “นอกใจ (生异心、有外遇)、内心¹、外心¹”；容器有好坏之别，所以有 “ใจแตก (心散、分心)”；容器有大有小，所以有了 “ใจกว้าง (心胸豁达)、ใจแคบ (小气、心胸狭窄)” 等词；容器具有存放物品的空间，以及满或空的状态，所以泰语有 “วางใจ、ไวใจ、ใสใจ、อึดใจ/อึดอกอึดใจ、เอาใจดูหูใส่、เอาใจใส่、เอาใจออกหาก、เต็มใจ、เต็มอกเต็มใจ”，而汉语有 “空心、实心、满心、心间、心虚、心窄、悬心” 等词语。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相同相近类汉语泰语 “心” 字词语的隐喻范式基本相同。这反映出汉泰民族在认知方法、隐喻方式上的共通性。同时我们还发现，具有以上隐喻范式的相同相近类 “心” 字词语只占其总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此类词语属于其他实体意象。

“心”的实体性意象，除学者张毅（2013）所分析的以上意象外，我们将其归纳为动作意象、性状意象以及关联事物意象三类。相同相近类汉语泰语“心”字词语绝大多数属于动作意象和状态意象，少数为关联事物意象。

（1）相同相近类“心”字词语的动作意象

相同相近类“心”字词语中存在大量词语涉及到各类动作，包括实体性动作、心理性动作等。动作是人类与外界交互的最直接、最有效、最基本的方式与途径。人们通过各类动作形成了对外界以及自身的认知。泰语使用者将这些实体或心理动作投射到“心”上，于是就形成了例如“กระเทือนใจ、กลุ้มอกกลุ้มใจ、กินใจ、ถึงใจ、ถูกใจ、ฝังใจ、พิมพ์ใจ、ลองใจ、ข่มขืนใจ、เฉลียวใจ、ข้องใจ、เจริญตาเจริญใจ、ชะล่าใจ、ตั้งใจ、ตัดใจ、ตัดสินใจ、ตามใจ、ท้อใจ、บาดเจ็บใจ、ประทับใจ、ปล่อยใจ、เปลี่ยนใจ、ร่วมใจ、รู้ใจ、สนใจ、สะดุดใจ、หักใจ”等等一系列与实体动作有关的词语，以及如“ชอบใจ、เชื่อใจ”等与心理动作有关的词语。汉语使用者同样将这些实体或心理动作投射到“心”上，形成了“放心、操心、担心、动心、留心、谈心、掏心、铭心”等词语。这类词语一般以“动作+ใจ”的格式呈现，凸显出其动作意象。“กระเทือน”是一种外显的动作，这一动作与心的一般节律性跳动不同，当这个动作映射到心上时就表现出内心的不平静，进而有了“伤心、触动”等意。“ตาม”由现实世界中的“跟在某人身后”的实际动作而来，进而产生了“顺从”等意。当这一可视的动作用于“心”——“跟随在一个人的想法之后，顺从某个人的内心或想法”——就有了“随心、随便”之意。现实生活中有“吃、到、埋、试、立、剪”等动作，所以有“กินใจ、ถึงใจ、ฝังใจ、ลองใจ、ตั้งใจ、ตัดใจ”等泰语“心”字词语；有“交、谈、掏、揪、挂”等动作，所以有“交心、谈心、掏心、

揪心、挂心”等汉语“心”字词语。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心”字词语动作意象隐喻范式的体现。这也是泰语“心”字词语中动词较多的原因所在。

(2) 相同相近类“心”字词语的性状意象

除动作意象的隐喻范式外，还有大量此类“心”字词语属于性状意象。性状意象不同于外观形状意象。任何人或物无时无刻不处于某一性状之中。事物的性状包括所有我们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形成的认知，包括大小、轻重、快慢、好坏、软硬、是否健康、是否清晰、有力无力等等。泰语使用者将事物的各类性状投射到“心”上，以此而形成相关“心”字词语的隐喻。例如：“ใจชื้น、ใจร้าย、ใจเร็ว、ช้าใจ、นอนใจ、เบาใจ、เพสียใจ、ยุ่งใจ、เรjingใจ、แคลงใจ、เจ็บใจ、ใจดี、ใจน้อย、ใจเบา、ใจใหญ่ใจโต、ใจอ่อน、รำคาญใจ、เศร้าใจ、สบายใจ、สะใจ、หนักใจ、ใจหาย、ใจลอย”等等。汉语使用者将事物的各类性状投射到“心”上，于是有了“粗心、细心、烦心、狠心、欢心、焦心、静心、舒心、爽心、邪心、心酸、心硬、心重”等词语。人的“心”本身是有力的、健康的，有其正常的大小、重量、跳动频率等性状。当其未处于正常状态时则会马上被人们意识到，这种异常为相关隐喻创造了条件。快慢是人们在狩猎采集时代追逐猎物时逐渐形成的概念，如果心自身跳动的速度超出一定的范围则被视为异常。所以“ใจเร็ว”具有“仓促行事、心急”之意。一般的心都是健康完好的，当心上出现淤青时则是不好的征兆。所以泰语用“ช้าใจ”来表达“伤心、痛心”等意。正常的心有一定的重量，不能漂浮也不会消失，所以当心的重量超出合理范围（เบาใจ、ใจเบา、หนักใจ）突然漂浮（ใจลอย）或消失（ใจหาย）时就有了其他特别的语义内涵。汉语也采用同样的隐喻方式，将事物外在的松紧状态用于“心”，就有了“松心”一词，来表达“不操心；使心情松快”之意。

(3) 相同相近类“心”字词语的关联事物意象

关联事物意象指将本体与其他事物相关联，进而使本体也具备该事物的某些特征。此类词语中与关联事物意象有关的泰语词语有：“ใจบุญ、ใจพระ、ใจยักษ์、น้ำใจ、ยาใจ、ขาดน้ำใจ、เลี้ยงน้ำใจ、สายใจ、อำเภอใจ、ใจหิน”等；汉语词语有“匠心、民心、铁心、童心、心火、心窍、心曲、心声、心弦、心语、贼心”等。

“图式（schemas）”是“意象”的一种，指人在与外界的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简单和基本的认知结构（陆俭明、沈阳，2004:372）。由于泰国位于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水在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人们也逐渐形成了关于“水”有益、重要的认知。人们将该认知应用于“心”，进而产生了诸如“น้ำใจ、ขาดน้ำใจ、เลี้ยงน้ำใจ”等词汇。这是泰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作用于人的认知，进而呈现于词汇的体现。再如：“ใจบุญ、ใจพระ、ใจยักษ์”三个词。其中的“บุญ、พระ、ยักษ์”分别代表的是“功德、佛和罗刹鬼”。人们将对三者的认知与思想感情的“心”相结合，从而使三个词语分别具有了“心地善良、菩萨心肠和心肠狠毒”的意义。这是泰国社会文化中的佛教信仰对泰语词汇的影响。

汉语“心”字词语中的“匠心、民心、童心、贼心”则反映了汉民族对社会角色相应特征的认知，并将此认知与“心”相结合以表达“巧妙的构思；人民共同的心意；像小孩子那样的天真纯朴的心；做坏事的念头”等意义。

通过对汉泰相同相近类“心”字词语关联事物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泰民族各自选取了与本民族生活密切相关的关联事物。泰国的自然环境让泰民族更加注重对“水”的认知，而中国长久的农耕社会则强调对各类社会角色的认知。这些词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更为直观地反映了自然地理、

社会文化等因素对认知，进而对词汇的影响；也反映出汉泰民族在认知时的个性特征。

综上所述，相同相近类“心”字词语隐喻范式的实体性意象中动作意象和性状意象占了绝大多数，其他意象也有或多或少的涉及。虽然意象的种类很多，但并不意味着各种意象之间是完全分离、毫无关系的，而是互相影响、相互作用的。如泰语“ใจชื้น、ชุ่มใจ”两个词语分属性状意象和动作意象。但均与关联事物意象“水”有关。由“水”的性质功能“湿润”出发，“心润、润心”，以此来表达“舒心、放心；心旷神怡、舒畅”之意。再如汉语中的“实心眼儿、小心眼儿、直心眼儿”和“死心眼儿”分属容器意象与性状意象。但4个词语均植根于“心眼儿”一词的与其他器官的关系意象。

此类“心”字词语在汉语泰语中均有相同或相似的表达，只是两种语言在部分源域或意象的选择不同。如“ปากร้ายใจดี”意思等同于汉语中的“刀子嘴豆腐心”。泰语属于性状意象，而汉语属于关联事物意象。所有这些都在验证隐喻普遍性的同时显示出汉泰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

（二）相异类“心”字词语的认知对比分析

有些汉语、泰语词汇在使用相同或近似语素条件下其整体意义却相差甚远。对这些词汇进行详尽地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背后的原因，进而正确使用这些词语。这些词语的不同集中反映了汉泰语言使用者在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文化以及认知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相异类“心”字词语部分举例如下（为方便对比，我们以括号的形式将其真正含义与字面含义依次标注于词后）：“กำลังใจ（鼓励—心力）、ขัดใจ（干预、阻挠—违心）、จ้ำใจ（牢记、熟记—上心）、แข็งใจ（勉为其难—硬心）、ใจแข็ง（意志坚强—心硬）、ใจต่ำ（心肠卑劣—心低）、ใจโต（好大喜

功一心盛)、ใจเย็น(冷静、慢慢来—心凉)、ใจร้อน(性急、急躁—心热)、ใจสูง(心地高尚—心高)、ใจสោះ(胆小怕事—心软)、ใจเสีย(心灰意冷、胆怯—心坏)、ดีใจ(开心—好心)、ตายใจ(深信不疑—死心)、เย็นใจ(安心、放心、宽心—心凉)、ร้อนใจ/ร้อนออกร้อนใจ(心焦、焦急—热心)、โล่งใจ(宽心、宽慰—空心)、สนิทใจ(毫无疑问—推心置腹)、อ่อนจิตอ่อนใจ/อ่อนใจ/อ่อนออกล่อใจ(灰心、气馁—软心)”以及“热心(มีความเร็วร้อน—ร้อนใจ)、开心(ดีใจ—เปิดใจ)、堵心(กั๊กออกกั๊กใจ—ติดใจ)、死心(หมดความหวัง—ตายใจ)、信心(ความมั่นใจ—เชื่อใจ)”等。

观察以上相异“心”字词语，我们发现其意象主要集中在温度意象、性状意象两方面。汉泰“心”字词语在外观、位置、颜色、唯一性等意象方面相差不大，反映出心脏这一实体的同一性以及汉泰民族认知的共通性。

以上相异词语中的“ใจเย็น、ใจร้อน、เย็นใจ、ร้อนใจ/ร้อนออกร้อนใจ”以及“热心”5个词语集中反映了汉泰“心”字词语在温度意象上的不同。其原因与上文相同相近类温度意象中的“อุ่นใจ、หนาวใจ”等词语相同，均源于中泰两国人民对温度的感觉、认知与评价——感觉舒适的即为褒义，感觉不适的即为贬义。中泰两国人民都在“温暖”的这种良好体验中形成了“อุ่นใจ/暖心”一词，在“寒冷”的恶劣体验中形成了“หนาวใจ/寒心”一词。

“ใจเย็น、ใจร้อน、เย็นใจ、ร้อนใจ/ร้อนออกร้อนใจ”以及“热心”5个词语相异的原因也在于中泰两国的地理环境因素造成的两国人民对温度“热”和“凉”体验的不同。身体外部体验的不同影响到人们的认知，进而引起所造词语语义的不同。泰国处于热带地区，气候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三个季节。除凉季气温较为舒适外，有长达9到10个月的时间处于热季和雨季。在生活条件不好的古代，人们的降温措施十分有限。这样的自然环境与生活状况造成

了泰国人民对“热”的厌恶和对“凉”的偏好。这种感觉好恶与认知偏好使得“ใจร้อน、ร้อนใจ/ร้อนออกร้อนใจ”两个词语具有了贬义属性，而“ใจเย็น、เย็นใจ”具有了褒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汉语中的“心热、热心”和“心凉”。汉语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这一性质决定了汉语普通话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北方人的认知习惯。中国北方四季分明，与夏季短暂的炎热相比，冬日的严寒更让人无法忍受。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们对“热”充满渴望，视“热”为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所以在汉语中“热”具有褒义，“热心”也是受欢迎的。而“凉”在北方人的感知中是“寒冷”的开始。秋天天气开始转凉，而秋天之后紧接着就是漫长的寒冬。“凉”在人们的认知中形成了一种“坏事即将到来”的印象，所以汉语中的“心凉”具有贬义色彩，汉语中也有“透心儿凉、心凉了半截儿、心凉到了极点”等表达。

相异“心”字词语性状意象差异方面主要反映在“แข็งใจ、ใจแข็ง、ใจต่ำ、ใจโต、ใจสูง、ใจเสาะ、ใจเสีย、ตีใจ、ตายใจ、โล่งใจ、สนิทใจ、อ่อนจิตอ่อนใจ/อ่อนใจ/อ่อนออกร้อนใจ”和“死心”等词语上。其性状意象主要集中在软硬、高低、好坏等方面，这类词汇也集中反映了中泰两国人民在观察事物时侧重点的不同。以软硬性状方面为例，泰语中的“แข็งใจ、ใจแข็ง、อ่อนจิตอ่อนใจ/อ่อนใจ/อ่อนออกร้อนใจ”其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某人自身的“思想、意志、心地”方面，偏向“自我认知”。而汉语中的“心硬、心软”更多地反映的是某人在处理某事时的态度，偏向“社会认知”。好坏方面的“ตายใจ”和“死心”也与之相类似，泰语侧重于心理状况的自身评价，而汉语则侧重于心理状况的社会评价。

虽然汉语泰语中的相异类“心”字词语为数不多，但它们却集中反映了汉泰语言使用者在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文化以及认知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三）此有彼无类“心”字词语的认知对比分析

学者马清华（2000:125）在其著作《文化语义学》中将这种词语对应上的“此有彼无”称为“零对应”，即：“一种语言里的语义词在另一种语言里没有对应词，形成对应关系上的空白点”。并指出零对应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甲语言集团中有的事物，在乙语言集团中没有。二是两个语言集团中都有的事物，甲集团给予它比乙集团更强烈的关注，其具体导因大致有自然环境、经济原因、事态发生的强度、生活习惯、利用情况、民间风俗、集团社会心理本身的特征等。我们认为归根到底是由于以上各类因素作用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认知机制，造成观察和侧重点不同，进而在进行语言转喻、隐喻以及转隐喻连续系统运作时的不同而产生的。

此有彼无类词语可以细分为“泰有汉无”和“汉有泰无”两类。

“泰有汉无”类“心”字词语中的泰语词语均含有“ใจ”一词，而其对应的汉语意义却没有“心”字。例如：“ขวยใจ（难为情、不好意思）、ขอบใจ（谢谢）、จงใจ（故意、有意）、ใจเด็ด（坚决、坚定）、ใจง่าย（轻信、轻率）、ซึ้งใจ（思量、思忖）、ตกใจ（吃惊、吓一跳）、ทำใจ（按捺心情、克制感情）、สมัครใจ（自愿、志愿）、หมางใจ（不满）、หลงใจ（迷惑不解）、เห็นใจ（同情、体谅）、เอาใจ（讨好、取悦）、ใส่ใจ（专注、热爱）、ปลุกใจ（激励人心、激发感情）”等等。此类词语在所有泰语“心”字词语中占比约三分之一。虽然此类词语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心”字词语表达，但我们仍能发现它们“心”的痕迹。这些词语绝大多数是“心”功能价值中情感意象的体现，其语义在汉语中也多与“情、思、意、愿、感”等表示各类思想、情感的词汇有关。例如：泰语中的“ซึ้งใจ”一词。“ซึ้ง”的意思是“称重”，泰语将把东西放在计重器上来得知该事物重量的这一实体动作用

于心，来表达“掂量、思量、思忖”之意。汉语也同样采用了“量”这一实体动作来表达相关意义，只是并没有采用“心”这一语言形式而已。再如“ใจขุน”一词中的“ขุน”有“浑浊、不清”之意。由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水的有无或者清浊对泰民来说至关重要，基于这种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词语“ขุน”就具有的贬义色彩。泰语使用者将对“水”清浊度的观察以及心理反应应用于“ใจ”，组成“ใจขุน”一词，以此来表达“不满、烦恼”之意。《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对该词的解释亦为“มีใจไม่ผ่องใส”（心不清晰、透亮）。

“汉有泰无”类“心”字词语也具有一定的数量，具体如：“春心（อารมณ์รักของหนุ่มสาว）、恶心（คลื่นเหียน）、军心（ขวัญทหาร）、偏心（ฉันทาคติ/การเข้าข้าง）、良心（จิตใจที่รู้สึกบาปคุณโทษ/จิตสำนึก）、心血（สติปัญญาและกำลัง）、心愿（ปณิธาน/ความมุ่งมาดปรารถนา）、心醉（มีเสน่ห์น่าหลงใหล）、雄心（ปณิธานอันยิ่งใหญ่/ความทะเยอทะยานอันยิ่งใหญ่）”等等。与“泰有汉无”类词语一样，虽然泰语中没有用“ใจ”一词，但大部分词语的泰语意义都与“心”的功能、价值、思想感情“จิตใจ、ความคิด、เจตนา”等有关。基于认知的语言转喻、隐喻以及转隐喻连续系统运作方式的不同是造成“汉有泰无”的原因。例如“春心”一词。爱慕之心（อารมณ์รัก）每个人都有，但汉语中选中了“春”这一词，而泰语中则没有。泰国的自然气候无分明的春夏秋冬四季，自然也不会选用“春”来表达对异性的爱慕之情。汉语选用“春”一词，是人们经过长期对自然环境以及动植物在此季节时的行为反应以及人自身生理、心理方面变化的观察而得出的。基于对以上所有方面的认知与体验，汉语将“春”与“心”结合，表达爱慕异性的心理活动。

此有彼无类词语集中反映了中泰两国在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中泰两国人民在认知方式与结果上的不同。

五、结语

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和《泰国皇家学会泰语词典》中“心”字词语的语义认知对比,我们发现汉语和泰语的“心”在语义上基本相同,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认知方式上存在共通性的同时也存在某种差异。

汉语和泰语的“心”语义上都由“心脏”这一实体意象出发,进而引申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人们将对“心”的认知应用于外部的实体空间,从而“心”具有了“中心”的义项。泰民族基于对胸部和心脏活动的认知,使“心”具有了“呼吸、气息”的义项。汉语中的“特殊”名词和名词性短语都是人们基于对“心”认知后的词汇呈现。汉泰习语的异同反映出中泰文化上互通的同时也反映出两种语言在实体隐喻上的不同。

一般“心”字词语的语义认知对比方面,相同相近类“心”字词语是人类认知共通性在不同语言上的反映。汉泰“心”字词语的隐喻范式较多地集中在动作意象和状态意象方面,其他意象也有涉及。相异类“心”字词语反映了汉泰语言使用者在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文化以及认知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此有彼无类“心”字词语也是人们认知方式不同的体现,是各类因素作用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认知机制,在语言转喻、隐喻选择方式不同的结果。

对汉泰语言中的“心”字等词语进行语义认知对比,有助于我们了解词汇产生、发展和应用背后的原因,从而解决我们在教学中遇到的诸如为什么“热”和“ร้อน”意思相同,而“热心”和“ร้อนใจ”意义却相差甚远之类的问题。

参考文献

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2554).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 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พ.ศ.๒๕๕๔*.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นานมีบุ๊คส์พับลิเคชั่นส์.

Lakoff,G.& Johnson,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ompaisanchai, N. (2018).The comparison of semantic cognition: A case study of "Head" in Chinese-Thai Language *วารสา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โจ้*,01,199-210.

Ungerer,F.& Schmid, H.-J.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常敬宇. (2009). *汉语词汇文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秀娟. (2013). 汉语“心”和泰语“caj”的语义概念之对比分析. *国际汉语学报*, 4 (02), 89-97.

戴维、俞霞君. (2019). 汉字“心”的隐喻和转喻认知分析. *海外英语*, 03, 73-74, 85.

方环海、高明乐. (2010).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分析与展望.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4, 13-19.

李仕春. (2011). *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汉泰核心词对比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树新. (2004). 人体词语的认知模式与语义类推. *汉字文化*, 04, 8-12.

李瑛、王莲、田召见. (2019). *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应用*.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廖述娟、刘明. (2014). 词汇习得的认知机制.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34 (12), 54-55.

林那然. (2019). 含“口”字的汉泰成语探析.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01, 85-91.

- 陆俭明、沈阳. (2004).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清华. (2000). *文化语义学*.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齐振海、王义娜. (2007). “心” 词语的认知框架. *外语学刊*, 01, 61-66.
- 申小龙. (2013). *汉语与中国文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束定芳. (2008). *认知语义学*.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寅. (2007). *认知语言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永红. (2012). 词汇概念与语义的认知架构.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9, 79-82.
- 许慎、徐铉. (1963). *说文解字*. 北京: 中华书局.
- 张毅. (2013). *认知隐喻学多维跨域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